

新桃香扇

新 桃 花 扇

谷 斯 范 著

中 華 書 局

內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以李香君与侯朝宗的恋爱故事为主要线索，写出了清军入关前后，偏促在南京的南明小朝廷的形形色色；对当时各种封建士大夫，特别作了生动而深入的刻画。人物性格明朗，故事曲折动人，写出了封建官僚统治集团的腐败及其丑恶面貌，另一方面也着力地说明了民族气节的可贵。

全书内容基本上忠实于史实。此外，作者还大胆地发挥了文艺创作的想象力，丰富了故事的情节。

新 桃 花 扇

谷 斯 范 著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号)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7号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耗1/32·9 印張·197,000字

(原上海文化版印100,000册)

1959年11月新1版

1959年11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定价：(8) 0.70 元

統一書号：10018·251 57.8.原文化型

目 次

第一回	在蔡益所書坊里·····	1
第二回	柳敬亭說書·····	9
第三回	罢職知縣做紅娘·····	18
第四回	“打爛这狗賊胡子!”·····	27
第五回	周仲馭和錢牧齋·····	34
第六回	香君和她的手帕姊妹·····	43
第七回	拆穿了圈套·····	52
第八回	“好好先生”夾在壁縫里·····	60
第九回	石巢園的一伙人·····	66
第十回	拥立福王·····	73
第十一回	总督府的兩個幕僚·····	78
第十二回	阮胡子献毒策·····	88
第十三回	不眠的一夜·····	93
第十四回	逆案难翻·····	98
第十五回	拒嫁·····	105
第十六回	史閣部被攆离京·····	113
第十七回	楊龍友奔走忙·····	120
第十八回	半推半就的答应了下來·····	126
第十九回	北方傳來惡耗·····	133
第二十回	刘宗周老头兒·····	139

第二十一回	黃御史請斬馬士英.....	144
第二十二回	新圈套.....	153
第二十三回	清流星散.....	165
第二十四回	荒寺遇刺客.....	173
第二十五回	媚香樓的風波.....	177
第二十六回	巧畫桃花扇.....	187
第二十七回	“防備西兵更加要緊！”.....	194
第二十八回	寄扇.....	200
第二十九回	朝宗南歸.....	210
第三十回	內戰爆發了.....	216
第三十一回	兵部衙門里的密議.....	222
第三十二回	清兵長驅直入.....	229
第三十三回	阮大鍼拒救揚州.....	237
第三十四回	秦淮河上的笙歌.....	242
第三十五回	沒打開蓋的悶葫蘆.....	250
第三十六回	火燒石巢園.....	255
第三十七回	荒庵里的聚會.....	260
第三十八回	焚扇.....	272
后 記		278

第一回 在蔡益所書坊里

一六四三年(崇禎十六年)三月,一个晴朗的下午,在南京三山街一家大書坊前,有个五十多歲中矮身材的老头兒,向書坊里探头探腦的望了几眼,摸了摸几綹灰白短髯,瘦黃臉上露出疑惑不定的神气。抬头見上面一塊橫額,明明寫着“蔡益所書坊”几个大字,就鼓足勇气上前問:“掌柜!請問有位归德侯相公在里面嗎?”一个戴猪嘴头巾、左腿有点帶疾、二十多歲的伙計回答說:“他住在通济門。”老头兒說:“我已去問过,說剛到書坊里來。”那伙計覺得有点不好意思,才說:“你且待會兒,他跟陳相公到应天府衙門探听前方消息,就会回的。”說着,他包了一叠書,喊着說:“老爸!我送書到錢牧齋老爺府里去。”里面应了一声,走出个模样机警老練的中年漢子。他是这家書坊的老板蔡益所,戴着頂木瓜心淡黃氈头巾,穿着茶褐罗衫,系一根雜彩縹子,着一双土黃色油膀靴。他見那老头兒裹着青紗头巾,穿着粗布玄色短襖,不像个讀書人,却裝着斯文样子,在書架上东翻翻,西瞧瞧,就不耐煩地說:“老人家!你要買小說,馮夢龍的‘醒世恒言’倒是新刻的。”老头兒搖搖頭。蔡老板又說:“你要買時務書,‘嘉靖以來五朝注略’倒是本朝第一部好書,定价三錢銀子,你老人家要買,打个九折,二錢七分。”老头兒依然搖搖頭,說:“太貴!”蔡老板哈哈大笑:“怎么会貴?米要賣七錢銀子一石,北方鬧兵灾的地方,三兩銀子还

買不到一石米，這種兵荒馬亂的年头，百物價錢怎能不高？你要便宜，有几部水漬旧書‘白兔記’、‘牡丹亭’，看看倒是很有味的。”老头兒摸了摸灰白短髯，驕傲地說：“‘牡丹亭’我可以一个字一个字背給你听，板眼兒都不會錯一分一毫！”蔡老板知道他是個詞曲教習，正想回話，外面一窠蜂擁進三個書生來。打頭一個，戴着頂海藍色綉紅花万字头巾，身穿百幅流云滿綉金的淺藍直裰，白綢子里衣，烏緞皂靴，个子高長，約莫二十六七歲，白淨臉皮，烏亮眼睛，一副英俊瀟灑的貴公子神氣。后面一個約莫四十歲，長圓臉，細眼睛，留着几根秀美長髯，戴着紫色万字头巾，穿一身紫色緞直裰。此外一個，年紀約三十三四，身材略矮一些，一股老成樣子，戴玄色头巾，穿玄色直裰。那打頭一個戴海藍色万字头巾的，正是侯朝宗，他向老头兒招呼說：“老苏！你怎么有空到書坊里來？”被喚作“老苏”的應着說：“侯相公！我待了老半天。”朝宗連稱：“失礼，失礼！”指着同來的說：“認識這兩位嗎？”老头兒向留秀美長髯、穿紫色緞直裰的笑笑說：“這是鼎鼎大名的宜兴陳定生相公，文壇的魁首，公子的領頭，誰不知道！”定生名貞慧，父親是東林前輩，曾任左都御史、太子少保，他自己聲望不在他父親以下，是復社中重要人物。他打趣似的罵着說：“老苏！你莫嚙舌！我們是一鼻孔出氣的人，打什麼客套！你認識這位嗎？”他指着那戴玄色头巾的。苏老头兒打着躬說：“請教！”定生翹起大拇指說：“他是天啓朝殉難的黃御史黃忠端公長公子，余姚黃宗羲相公。”又轉指着老头兒說：“這位是朝宗兄同鄉，南京第一個詞曲教習苏老昆生。”苏老头兒向太冲（宗羲字太冲）作着揖說：“失敬！失敬！什麼時候請來旧院賞光賞光老漢的詞曲。”定生細着眼大笑，搶上來說：“你莫討沒趣，黃相公是我們復社有名的書呆，從來不去旧院听個曲兒。”太冲向 he 瞪了一眼，引

得朝宗和蔡老板都笑了起來。蔡老板向苏老头兒敬了杯茶，說他剛才疏忽，沒有請教大名，想不到老爸也是个南京的名流。

这时，里面門口站着个人，年約五十出头，他姓吳，名应箕，字次尾，南直隸池州貴池縣人，身材矮小瘦削，眼光嚴峻冷澀，高顴骨，微黑臉皮，留着稀稀几絡髯須。他一臉怒容，向苏老头兒惡狠狠地瞧着。苏老头兒吃了一驚，上前打个躬說：“請教相公貴姓大号？”定生在一旁說：“这位是我們复社老學長，鼎鼎大名的貴池吳次老。”苏老头兒連忙說：“原來是吳相公，久仰！久仰！”次尾头向着天，睬也不睬。朝宗看得过意不去，說：“次尾兄！瞧你樣子，倒像閻王殿前判官。”次尾冷笑說：“我生成这副性格，不会討人欢喜。”定生跑过去跟他咬了会兒耳朵，次尾突然驚叫起來，欢喜得什么似的，恨不得把苏老头兒抱作一团。他連声說：“老爸！失敬！失敬！我原先听人說，你是阮胡子阮大鍼家清客，在他家戲班里教習彈唱的，原來你五年前見了我們揭發阮賊罪行的‘留都防乱公揭’，知道阮胡子是魏忠賢的閹党兒子，早已辭退出來，要是定生兄不說，我真会把你赶出去呢！”定生嘲笑說：“虧你做个复社的老學長，一副爆竹样性格，紙煤一燃，‘蓬拍’就放。”蔡老板乘机接上來說：“剛才礼部周仲馭老爺差小廝送來几个帖子，請你們几位相公去喝酒。”朝宗等向帳台上一看，果見有三个大紅帖子，帖上面寫着：“陈相公貞慧”、“侯相公方域”、“黃相公宗羲”，約定時間是下午申时一刻。定生皺皺眉头說：“現在太陽已过午，怎么來得及，昨天仲老跟我談起过，說阮胡子想借皇族助臣勢力，把南京城里正人君子一網打尽。”朝宗吃驚問：“加我們什么罪名？”定生說：“欲加之罪，何患无辭！还不是几句老話，說我們复社‘煽聚朋党，謗議朝政’！”次尾忿忿地說：“我早說過，阮胡子这閹党兒子是万万饒他不得的！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發一通公

檄，糾集南京的士子，大家擁到庫司坊，毀了他的石巢園，打爛那胡子如何？”定生哈哈大笑說：“你這位老先生，真是人老心不老，火氣比毛頭小伙子還旺！仲老是個爽快人，做事也是顧首不顧尾的，你們兩個一搭檔，天曉得會惹出什麼禍事來。其實他所听到的消息，也不過是道听塗說，京里工部尚書范景文老先生，戶部尚書倪元璐老先生，都是東林的正人君子，有他們庇護，我們怕什麼！哪怕阮大鍼吃了豹子膽，也不敢來這一手！所以我說還不如朝宗兄一人去走一遭，打听點消息；大家去，未免太聲張了。太冲兄！你看如何？”直站在書櫃邊默默不語的太冲，點一點頭。蔡老板急嚷着說：“侯相公，先喝杯酒再去，我已叫娘子備了點酒菜，況且還有貴同鄉蘇老爸在這裡。”說着，把一伙人往里請。次尾遲疑着問朝宗：“你們去應天府看了邸抄，前方消息怎樣？”朝宗摸弄着直檄，搖搖頭嘆道：“一場糊塗！一場糊塗！”次尾不耐煩地說：“究竟怎樣？”朝宗知道次尾是个性急人，連忙回答：“看來武漢三鎮，朝夕不保，國家不像國家，軍隊不像軍隊，還有什麼話說！”他回頭向蘇老头兒說：“我們河南省情況已完全不明，三個月沒收到家信，不知我老父是死了還是活着？啊啊！老蘇！我們且去痛快喝几杯酒！”蘇老头兒輕聲向他問：“你跟貴州楊老爺相好嗎？”朝宗反問：“你說馬士英妹夫楊龍友？”蘇老头兒應着說：“是的！”朝宗正想回答，定生回過頭來，神秘地瞧了一眼，蘇老头兒急向朝宗丟個眼風，止住了他。朝宗心里疑惑不定，見蘇老头兒向他使眼色，不敢多問。

酒席擺在店堂後面客廳里，客廳外有個小天井，打扫得甚是潔淨，左首檐下種着叢芭蕉，斜對角植着棵夾竹桃，沿圍牆腳擺着一列盆景。蔡益所雖是個書商，結交的多是南京文壇上名流和國子監里太學生，所以客廳的布置也清雅素淡，不帶一

点市儇气：中堂是錢牧齋（謙益）寫的刘禹錫“西塞山怀古”，左首挂着幅龔半千的山水，右首是幅石蘭，画紙蒼黑斑斕，大概是宋人筆迹。苏老头兒初次來，好奇地四面張望了一番，低声朗吟着“西塞山怀古”：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太冲听見他的朗吟声，微微皺了皺眉头，臉上露出不快活的神气，轉身对定生說：“錢牧齋老先生近來也在跟阮胡子走动，他身为东林老前輩，怎么这般糊涂！”定生細着眼笑了笑，打趣着說：“这是阮胡子的騷勁好，向錢老先生瞎送秋波。听说胡子在他那兒哭訴过一次，說我們复社構陷他，他說：‘我是兩榜進士出身，讀过聖賢書的，怎么会不辨忠奸，不知是非？不过当时因魏忠賢势焰盛，不能不虛作依附，实际暗底下仍在协助东林的。’”朝宗听得哈哈大笑，說：“‘褲子裆里阮’也有今天！魏忠賢做九千歲的时候，他干么不跟錢老先生走动走动？現在牧齋翁已是个退休的人，倒把他当作活宝似的献起殷勤來了。”次尾冷笑說：“这是他們的本色，沒廉耻，沒骨气，誰給他奶吃就喊誰作娘，倒是錢牧齋糊涂，跟閹党兒子也結交起來。”他搶白着蔡老板說：“你剛才还差伙計送几部朱子箋注的書到錢牧齋家去，他哪里是想讀聖賢書的人！”定生湊趣着說：“送部‘燕子箋’（阮大鍼所著傳奇）去才合适。”蔡老板啐了一声，說：“我蔡益所書坊里是从來不賣阮胡子的‘燕子箋’，如果賣‘燕子箋’，吳相公也不会賞光住在書坊里了。”次尾的微黑臉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紅暈，他摸摸微白髯須說：“我連阮胡子家的一根草都討厭的！”

說着，學徒端進一錫壺酒，六個冷盆：糟魚、板鴨、肉松、香腸、醉蝦、豬肚，都是下酒的可口小菜。位次大家坐慣了的：次尾年齡最長，坐首位，左旁定生、太沖，右旁朝宗跟蘇老头兒謙讓了一番，結果蘇老头兒坐在下首，蔡老板是主東，坐在次尾對面。席間定生把阮大鍼拿來做下酒物，說得談諧百出，引得大家笑個不止。只有太沖沉默着不出一聲，他總覺得自己跟他們合不來，論才學資望，定生、朝宗不愧為復社領袖人物，“宜興陳貞慧”、“歸德侯方域”，哪怕是邊省之地，都是知名的；講到行品，太沖不甚滿意，認為不脫貴公子的浮夸氣，國事已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還跟娘們去鬼混，這是他所最痛恨的。次尾行品比他們高出一等，論地位，在復社中也是數一數二的，但他以為太偏激，太狂悖，他想：“無論如何，錢老先生總是東林老前輩，次尾滿口喊‘錢牧齋，錢牧齋’，真使人看不順眼。”他深覺自己的孤獨，默默地望着小天井，太陽斜照着半堵圍牆，几只小麻雀在夾竹桃樹葉叢里聒噪着。他住在城西的清涼寺，離三山街有七、八里路遠，愁着天暗前趕不回去。定生有點覺察，問着說：“太沖兄！你可是望見夾竹桃，想起家鄉的嫂夫人來了？”他嚼着鴨骨頭，細着眼裝模作樣的接着說：“也難怪呢，這樣的三月艷陽天氣，整天關在和尚寺里。”太沖被說得臉紅紅想要發作，蔡老板最機警，趕忙用話岔開：“我听上江逃難來的客人說，李闖着實有些才學，他十三歲的時候，在學塾里讀書，老師給他個對：‘雨過月明，頃刻頓分境界’，對的是‘烟迷霧起，須臾難辨江山’。”朝宗笑罵着說：“當心關進應天府衙門吃板子，這話可是該我們講的？”次尾喝多了酒，替蔡老板不服氣，說：“有什麼話不該講！李闖食不兼味，跟士卒同樣吃苦，所以能收拾軍心，打得好仗！你看我們怎樣？朝廷單是內宮的糜費，每月要五十萬兩銀子；做個小小六品職方郎，都要養三

四十婢仆！听说軍中已三、四个月不曾發餉了，原因是國庫支絀，國家窮；但國家为什么会窮？还不是貪官污吏多如牛毛的緣故！阮胡子在天啓年間做了任光祿寺卿，就扒進几十万兩銀子，現在庫司坊的住宅造得像天宮一樣！滿朝的御史、給事中，对貪官污吏，何曾彈劾掉一个？‘老虎不赶拍蒼蠅’，詹兆恒御史檢舉了江寧知縣楊龍友的貪污，人贓并獲，总以为会綁出午門殺了，楊龍友的舅爺馬士英出來撐腰，以后就不見下文。他卸職后，天天逛莫愁湖，游秦淮河，何曾知世界上有什么國法綱紀？”苏老头兒插口說：“楊老爺人倒是个好人，我們叫他‘好好先生’，虽跟阮胡子往來，背后也着实数說阮胡子的不是。”次尾冷笑了一声。定生說：“朝宗兄！我們倒想听听你的意見，你觉得龍友为人如何？”苏老头兒正夾一筷香腸往嘴里送，听見定生的話，呆了一呆，一片香腸跌落酒杯里，也不覺得。朝宗听他問得奇怪，又見他細眯着眼兀是瞧着自己，像話里有話的样子，益發疑惑，反击着說：“你是李貞娘的相好，龍友也是李貞娘的相好，拜倒在同一条石榴裙下的人，当然是最相熟不过的，怎來問我？”太冲听得不耐煩，說：“朝宗兄！你可是忘了仲老处还有約會？我看时光已不早，我也要回清涼寺去。”蔡老板急嚷着說：“早哩！早哩！今天苏老爸初次來，他看了‘留都防乱公揭’，毅然离开阮胡子家，因公而忘私，着实可敬。黃相公！我們該多喝几杯酒，大家欢喜欢喜才是。”太冲不好意思推却，又坐了下來。朝宗因时候不早，先告辞了。苏老头兒跟着出去，在外面与朝宗耳語了一会，才進來。定生笑罵說：“老苏！你鬼鬼祟祟干得好勾当！”苏老头兒說：“陈相公說笑話了，我不过有点小事告訴侯相公。”蔡老板插口說：“既是小事，何妨講出來大家听听。”苏老头兒正有点忸忸怩怩，定生用筷子蘸酒，在手掌心寫了个字，給苏老头兒一瞧，問：“可是这回事？”那詞曲教

習漲紅了臉，說不出話來。蔡老板解圍說：“既这样，我們也不強苏老爸說，罰老爸喝杯酒罷了。”苏老头兒赶忙端起杯來就喝，連酒杯底的一片香腸都喝進肚里去了。他酒量小，又上了年紀，早有七、八分酒意，記起什么似的說：“阮胡子看了‘留都防乱公揭’，曾說：‘吳次尾这該死的窮小子，不过受人利用罷了，我若肯打發他一二百兩銀子，看他不來巴結我！’”次尾气得微黑色的臉孔發青，忿忿地說：“总有一天我会去‘巴結’他，拔光他的胡子，打爛他的嘴巴！”苏老头兒又說：“他恨礼部郎中周老爺更厉害，說他是复社的后台，發表‘留都防乱公揭’也是他的主使。”定生說：“大概他已知道那回事了，胡子送封求情書來，恳求不要把‘留都防乱公揭’發表，仲老适巧在座，他把那封書投入火里，說：‘这狗賊胡子，談兵說劍，像个正人君子似的，該把他假面具拆穿了讓大家看看！’”他見太冲老是皺着眉，像不耐煩似的，就說：“我來講个笑話大家听听：有一天，阮胡子巴巴的去拜訪前武德兵备道僉事雷介公（續祚）老先生，雷僉事有好几次托辞不見，那天胡子再也忍不得了，不待通报，直冲進去，客廳里一个人影都不見，只見桌上放着一份‘留都防乱公揭’，是雷老先生故意留着羞他的。”大家笑着說：“可不要把胡子气坏了！”定生說：“胡子怎么不气坏，他从此躲在‘褲子裆’里不再出來！”蔡老板說：“大家把庫司坊叫做‘褲子裆’，真妙透了！听說庫司坊的住戶，好多搬了場，有臉皮的誰願意跟閹党兒子一同住在‘褲子裆’里。”大家正說得有趣，忽听得店堂里人声嘈雜，一个小学徒吓得臉色像死灰一般，逃了進來。

第二回 柳敬亭說書

那小学徒名叫典兒，是蔡老板远房外甥，他跑進來气喘喘說：“娘……舅！軍爺打……打人！”次尾跳起來說：“怎么？青天白日打人！我評理去！”蔡老板赶忙劝住說：“吳相公！不如讓我出去作个計較。”店堂里站着三个軍官模樣漢子，裹着一色磕腦兒黃罗头巾，穿窄胸衲襖，各跨一口腰刀，其中一个矮胖身材的看見蔡老板，就指手划脚罵：“叫你家小雜种出來！老子一刀砍掉他腦袋！”蔡老板連連打躬，笑着說：“是我疏忽，沒有出來招待軍爺，我該死！我該死！”另外一个有病容的軍官冷笑說：“一股狡猾的奸商相！”矮胖子說：“老子想買几本小說消消閑，那小雜种罗罗嗦嗦一大套：‘不要动这个，不要动那个！’不要說翻几本書，动了老子的火，拆了你屋，抄了你家，你又怎样？”蔡老板打着躬說：“我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冒犯軍爺！”这样一說，几个軍官气才漸漸平了，东翻西翻的揀了一大疊小說書，叫算价錢。蔡老板算了一下，一共二兩零銀子。矮胖子翻下臉說：“米不过賣七錢銀子一石，几本書哪消这么多錢？”有病容的接上來喝着說：“我們是鳳陽总督府軍官，在前方剿流寇的，你莫瞎了眼睛！”蔡老板一听到是馬士英的部下，身子吓矮了半截，連說：“隨軍爺賞賜几文罢了。”矮胖身材的軍官丟下二錢碎銀子，挾了一大疊書走出店堂去。蔡老板算了一下，十足虧一兩銀子血本，心痛得了不得，正在气沒处泄时，戴猪嘴头巾、左腿有点帶疾的伙計胡二，拐一脚別一脚的从錢牧齋家送書回來了，喊着說：“錢老爺說送去的書不是原版，是仿刻的版子，硬要扣下五錢銀子。”蔡老板沒好声气回答：“我早知道錢牧齋是个刮皮鬼。”胡二又說：“他請老爸多多留意未

元的手抄本，雜劇、說部什么都要，錢寧可多出些。”蔡老板拍拍帳台，怒聲說：“我开的不是古董店！”胡二吃了一驚，不敢再多說。

这时，次尾、定生、太冲和苏老头兒从里面出來，太冲急着要回清凉寺去，不肯多耽留。蔡老板知道太冲每次來，总要買大批書去，問着說：“黃相公！今天買点什么書回去？”太冲在桌架上揀了“太玄經”、“宋名臣奏議”、“通鑑音釋”、“通鑑外記”等四部。定生取笑說：“書呆子！你將來会成个史学專家。”太冲不平地說：“难道史学不要緊嗎？我师念台老先生（刘宗周字念台）一再說，先窮經而后求事实于史，參証史实，然后才能懂得世界变化的道理！”次尾問：“你还像以前一样，每夜讀書到鷄声啼才睡覺嗎？”太冲回答：“是的，惯了不会觉得什么。”次尾嘆气說：“你們年紀輕，精力旺，我可不行了，多用点腦筋就会發头痛病。”說着，微黑色的臉上露出凄然的神情。蔡老板却不理会这些，一心一意在算太冲的書帳，他知道这个書呆子門檻沒有錢牧齋那样精，買書從來不还价的，就額外喊上一兩銀子价錢，补偿剛才被几个軍官半搶半夺把書買去所受的損失。果然，太冲毫不計較，照帳目付了銀子。蔡益所又欢喜又慚愧，心想：“該死！該死！‘紅蘿卜上在蜡燭帳里’！”轉而一想：“我不能賣了老婆來賠血本，‘羊毛出在羊身上’，当然要从買主身上打主意。”这样一想，也就安心了，不过顯得特別巴結，到处找典兒，要他送書到清凉寺去。不料典兒正在客廳里爬上桌子，偷剩下來的香腸、鴨骨头吃，蔡老板狠狠給了他一下耳光，罵着說：“該死的畜生！管店堂闖禍，跑進里面就偷食！”把他耳朵一提，拉回店堂里，吩咐說：“乖乖兒隨黃相公走，送書到清凉寺去，不要学別人的样，一去老半天，路上瞧閑听新聞。”胡二知道蔡老板在对着和尚罵賊禿，咕嚕了几句，戴着猪嘴头巾，

沮喪地坐在店櫃旁，不平地眨眨眼睛。待蔡老板送太冲和苏老头兒出去，才小声对定生說：“陈相公！告訴你一个新聞，今天下午柳麻子（柳敬亭）在長吟閣說書，听客多得連河房的闌干險些兒要擠斷了。”定生問：“是不是說‘秦叔宝見姑娘’？”胡二搖搖頭回答：“不是！新編的，大家說比‘秦叔宝見姑娘’有意思。”定生回头对次尾說：“怎样？怪无聊的，不如去听柳敬亭說書也好。”次尾迟疑着說：“太累啦！再去打个轉，怕晚上会發头痛病。”定生細着眼笑笑說：“这怕什么！老柳的說書正好医你的头痛病，柳麻子說書，一兩銀子一回，要十天前先下帖預定，輕易还不大肯答应。”次尾說：“明天中午去如何？”定生哈哈大笑說：“老先生！虧你做个复社老学長！明天三月十五是先师孔子丁期，中午要去國子監文庙里參祭，怎么忘了？”次尾紅着臉不好意思，被定生半拉半扯的拖出書店，往秦淮河畔桃叶渡附近的長吟閣走去。

被称为六朝金粉地的秦淮河，最熱鬧的是从聚宝門水关到通济門水关这一段，从武定桥、長板桥，經桃叶渡到大中桥，沿河兩岸筑着精致華美的河房：朱漆的闌干，描金的画檐，雜彩的流苏，綉花的絲幃，特別是窗帘布的颜色，雜得像花園一样，有玫瑰紅的、橄欖青的、淡灰的、琥珀色的、茄紫色的、米黄色的，……倒影映在水里，越發顯得鮮艳夺目。里面的擺設，也是千种百样：有的是旧院中人的住宅，遮着華丽的幃幔，只讓八哥或鸚鵡籠子挂在外边，發出唧唧喳喳的叫声；有的是清客們的堂屋，有吹洞簫的、唱时曲的、彈琵琶的、打十番鼓的，挤得滿滿一屋，鬧得天翻地复；有的是雅士們的別墅，擺滿古画、古鼎、古書、古琴，讓日光照着那明窗淨几，靜悄悄沒一个人影。……河上的游船，大部盖着篷厂，懸着角灯，有几榻，有闌

干，船艙油漆得金碧輝煌，飄着綾制的鮮美顏色的窗簾布。游船中有賣酒的、唱曲的、扮戲的，把一條秦淮河日日夜夜鬧得沒一息兒安靜。尤其是桃葉渡口，岸上茶館酒樓多，岸旁爭渡的過客多，岸下兜攬主顧的游船多，擠擠軋軋，挨挨推推，亂糟糟鬧成一片。有人仿劉禹錫“堤上行”，曾把這情形寫過一首詩：

桃葉渡口水悠悠，無數游船無數樓；

日暮行入爭渡急，樂聲鴉軋滿中流。

桃葉渡旁的河房，最著名的是丁氏水榭、桃葉河房和長吟閣。“長吟閣”顧名思義可知是雅士們談詩論禪的場地，國子監里的太學生和罷職閑居的錢牧齋、楊龍友之流，常來走動；今天柳敬亭在這兒說書，也是被幾個太學生邀來的。定生、次尾到的時候，人早走散了，只剩柳敬亭和兩三個閑客在那兒嗑瓜子。南京城里，說起“柳敬亭”，曉得的不多，說起“柳麻子”，連婦人小孩都知道。他是南直隸泰州人，本姓曹，因犯案流亡外鄉，改姓柳，是南京城里第一個說書名手。長得又黑又胖，滿臉黃豆粒大小的痘疤，戴着一頂海青色小帽，穿一件又短又窄的玄色半旧絹直裰，眼睛眯眯霎霎，嘴巴甜甜蜜蜜，跟他相熟的人，沒一個不說他討人歡喜。旧院中的娘們，都跟他熟，見了他就“黑麻子”“爛麻子”“死麻子”的打趣個不休。可是他上了說書的壇場，却十分正經威嚴，听客中偶而有人打一個呵欠，就一聲喝，醒木“拍噠”一拍，驚得听客連噴嚏都不敢再打一個，說“景陽岡武松打虎”或“秦叔寶見姑娘”時，那種繪影繪色、生龍活虎似的描摹，在南邊几省再找不出第二個人。

他見陳定生和吳次尾進來，忙將手里吃剩的黑瓜子放下，打着招呼，叫小廝端出茶來。定生悻悻地說：“正想听听老爸的說書，不料來遲了一步。”敬亭堆着滿臉笑容，說：“兩位相公肯